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上塵天影
第三十九回 新德軒深談霏玉屑 延秋樹眾美賞荷花

原來進來的是韻蘭，眾人連忙讓坐，丫頭送上西瓜來，韻蘭道：「我剛才吃了荷蘭水，你有冰梅湯請我喝一口罷。」這時候舜華已經進來，便去倒了一杯冰梅湯來，韻蘭立起來笑道：「叫小丫頭倒罷了，姊姊要自己動手。」舜華笑道：「姑娘請坐，這麼客氣！」眾人看韻蘭穿著鵝黃冰紋霧■貢紗衫，淡青小團鶴直提明紗褲，都是元紗鑲滾邊，褲管上一排八個翠玉八仙。頭上簪著幾剪白蘭花，月滿雲舒，不施脂粉。秀蘭笑道：「這麼日長，現在又不見客，你在家裡守著，作麼生？」韻蘭道：「我睡了一會兒，替秋鶴擬了一段花神祠碑記，心裡煩得很，吃了些西瓜，去望望柔丫頭。又在凌丫頭那裡坐了一回，看他演一齣盜甲，這個身段真是靈捷呢！」蓮因道：「阿嚇，這樣熱天，演這個，真叫人■死呢。」韻蘭道：「他說今兒有堂戲，要點這出，所以學習學習。柔仙也要去呢！」珊寶道：「你看柔仙怎麼？」韻蘭道：「這幾天生意還好，老貨安靜些。我恐怕詩社這日，又有什麼事，不得來，所以去約他。他說叫我同老貨說一聲兒，這日必定要來的。」湘君道：「我到你那裡去近，明兒我同你去說罷。」珊寶道：「柔丫頭面色還好麼？」韻蘭道：「我們常見的，看不出，據秋鶴說瘦些。」又笑道：「你們沒看見蓮民同他捏個像，也同凌霄捏了一個。阿呀，可惜小些，真是像呢，只少了一口氣。」湘君笑道：「我們將來都要請他捏一個，要一樣大的。」秀蘭道：「只可惜他又不要錢的，我們到你那裡去，總要危坐半日，像什麼，若請他到我們各人屋裡來，他恐未必肯。」韻蘭笑道：「柔丫頭說的只要有個小照給他，他就可以照著捏了。」珊寶道：「是泥的還是粉的？」韻蘭道：「說是惠山泥的，不過開臉的粉，用外國的白硫養三最好。」蓮因道：「要這個泥，還不難，叫秋鶴寫信去寄去，不知這個粉有找處麼？」韻蘭道：「這是所用有限的，柔丫頭說，蓮民盡有在那裡。」湘君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都妥了，韻丫頭今晚就去請秋鶴寫信。」說著小丫頭送上綠豆湯來，大家用了一回，方各散了。

十八日，天氣愈熱。赤日行天，治秋廿二動身，妻妾又將遠別，不免會少離多。秋鶴力勸治秋，倘有機會，早早抽身，不可再混。治秋道：「你幸得住在園中，我與你又是一人之交，去後總煩照應。」秋鶴道：「這個何消說得？可惜老弟世兄早天，你也該想想嗣續！」又笑道：「這幾天，兩位嫂嫂那裡下了種麼？」治秋笑道：「那裡知道呢？子息也是注定的！」秋鶴道：「我有一句話，久要問你，你家眷搬到上海，究是何意？」治秋道：「家母向憐舍妹常住申江，又愛惜孫兒，要聚在一處，所以搬來的。」秋鶴道：「現在房租雖然不要，然各居究屬非宜，令郎現在又殤，鄙意不如仍舊遷回，那邊有田有屋，嫂嫂又有碧霄良伴，家中頗不寂寞。你須稟商老伯母，還是搬回去。老伯母若捨不得令妹，盡可兩邊往來。」治秋道：「我本也是這麼想，你既說了，我主意定了，今晚就同家母山荆小妾商議去，但現在天熱，俟秋涼了遷回。若大家允了，將來就煩老哥同伯琴、甦士兩舍親陪送回去。」秋鶴點頭稱是。

次日，伯琴、秋鶴一班同他送行，又說起搬回一節，治秋說：「昨已稟過家慈，與內人小妾商量過，說許過了秋裡遷回。不過小妾常要在綺香園往來住，不能拘他，我也允許了。」仲蔚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當日席散。治秋回家，母子談了半夜的家務，也要治秋軍務稍鬆，便抽身回家，不要去了。治秋也請母親保養，母子天性，大家哭了。馬利根過來談了一回用氣球的話，去後，治秋方回素秋房裡，共枕談心。綢繆備至，也哭了一回。夜間有了心事，大家睡不穩，那點鼠只管嘖嘖的叫個不已，趕了又到。天明稍涼，方各懵騰入夢。醒來，治秋連忙起身，豈知昨夜銷魂，素秋插的一枝白玉簪墜在枕邊壓斷了，素秋心中異常忌諱，治秋向來不信的，視若無事。這晚又與碧霄相會，碧霄是個中軀英雄，倒也不甚悲切，但勸他：「諸事留心，我與你相交已五六年，雖犯情緣，終須解脫。我的功行，恐怕你也未深知。」治秋道：「我前日看你遁形的法，真是紅線隱娘一流了。你說不許告訴別人，我所以金人緘口，我的意思，要同你一起去。無奈軍中不容女人，不知緊急之時，你能來助我一臂否？」碧霄道：「大局興亡，終有定數，你到至急時，我自自有道理，你放心罷。」治秋大喜，於是香憐玉愛，款洽同心，騰枕上之癡子，濺帳中之嬌雨。犀心透骨，三生杜牧之魂。雞舌含春，一覺遊仙之夢。風流無價，樂可知矣。

次日已是廿一，到各處去辭了行，秋鶴更覺不忍相別。無如軍務匆匆，終須割捨。到了廿二，大家送他上船，治秋只得去了。素秋忽忽不樂，秋鶴無聊，到韻蘭那裡來告訴離別的悲苦。恰正蓮因也在那裡，因歎道：「人世勞勞，聚必有別。他自今以後，倒解脫了，即看我和你離合幾回。現雖合了，終久必離的，就是你和靈妃十分的要合，可知緣到了，自己也做不得自己的主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不過夢中鬧鬼，你真個稱起我靈妃來了。」蓮因道：「夢即是真真偏是夢，世人不知這個緣故，把他顛倒差了，便生了無數的煩惱，何苦呢？」秋鶴道：「雖然如此，到底看不透的。」又道：「我看治秋、碧霄，雖是英雄氣，剛才我看他二人離別的情景，畢竟治秋捨不得碧霄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你看他待素秋、待碧丫頭兩個人誰好？」秋鶴道：「我也看不出來，大約彼此各有情緣的。」蓮因笑道：「我同韻蘭妹妹都在這裡，向來聽得你說我嫁了人，你便絕跡章台了，可見你的心專一為了我，所以絕跡的，後來我做了姑子，寄這個髮髻來，你又為了我癡起來，看你的悲歡離合，大都為我一人，你與韻蘭妹妹是沒有這些笑話的。我現在要問你，我是不能從你，韻蘭妹妹恐也未必能從你，但是你的心上眼前，到底愛誰服誰？你可從直說！」秋鶴道：「我愛晚香，服也服晚香，你已經是姑子了，吐棄紅塵，還有什麼好處？再到色界來，不過也能同我們長聚最好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你的話也太偏，蓮姐是你的舊好，我有什麼折服你的好處麼？」秋鶴笑道：「我自己也說不出，俗語說的，癡心男子負心女，我恐怕是癡心不過，望你將來不做負心女就是了。」蓮因笑向韻蘭道：「如何？現今妹妹好把這只癡鶴受領了。」韻蘭笑道：「要是替我做……」說著又咽住了，秋鶴笑道：「果是夢裡的那個，倒還算是仙禽呢！只恐還修不到，非但死後成空，生前也有些枝節，便夠受了。」蓮因道：

「情緣總是有一定的，用費則短，用儉則長，我當初到太原，何嘗不是時時刻刻念著他？便是做了姑子，還不能忘情。一到船裡看見他這十二首詩，我的心都碎了。巴不得立刻見他，把我的身體叩首奉送，方不負他愛我的意思。豈知一夢之後，頓時悟透，各人有各人的，不能先後一律。譬如沒得幽貞館，秋鶴心中這一團摯愛，無處寄托，見了我，自然仍舊交給我。現在已經交給了幽貞館，被幽貞館勒嘴住了不放，我的緣自然淡了。這也是天定的，絲毫不能勉強。」說著，只見佩纓領著喜珍、雪貞進來，大家立起讓座。蓮因是未經見過的，彼此見了禮，通了姓名，韻蘭笑道：「莊奶奶同姑娘不回去了麼？」喜珍道：「哥哥走了，母親、嫂嫂冷靜，叫我們多住幾天回去。後天又是詩社了，我們還要觀光呢。」韻蘭笑道：「聞得雪姑娘的諸姑爺新點翰林，請假歸娶，快要回來了。倘然雪姑娘嫁了去，我們這社裡又少了一個。」喜珍笑道：「要秋後迎娶呢，聽說諸姑爺要托人在上海買房子，倘然買定了房子，倒是聚長久了。」韻蘭道：「這園後公館間壁一帶住屋，我因預備花神祠公產，要把他這六間頭三進買來，已命蘭生那裡的帳房胡師爺去說了，大約便可成功。他西首還有三開間兩進兩廂的一個宅子，要想賣給我們，只要五千金，可以得了。你何不同伯琴說，叫他去問問？」喜珍點頭，因笑道：「不用問伯琴，只問這位新奶奶要不要？」雪貞啞道：「罷喲，我們來談詩社的事，你們倒嚼起我的舌來了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你莫忙，我已擬定了延秋樹四席，他們男客請他到寒碧莊去，大家分了界。我們不許到他們那裡，他們也不許到我們這裡，違者議罰。我們須大家早到，晌午十二點鐘開席，席散蕩船，船裡備著好茶水果盃盒糖食乾點之類，隨意用些。下船時節，大家拈了題，到了船裡，隨意做詩也好，玩也好，不過蕩槳完了，總要交卷的。一面交卷，一面登岸，就派蘭生、知三兩個人在彩蓮船膳錄。膳好了編號彌封，送到寒碧莊共同評閱。他們上半日蕩槳，預備了兩席。」喜珍笑道：「這個天氣，總要清潔些的菜餚才好，況且素秋嫂子吃雷齋素。」蓮因笑道：「我是長素。」韻蘭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完了，這個倒沒有想到，現在六月裡吃齋的很多，不是雷公齋，定是觀音齋。」秋鶴道：「觀音齋十九二十日就開了。」雪貞道：「也未必一定，我也是觀音齋，要到廿五六里才開呢！雷齋總要月底才開。」韻蘭因對佩纓道：「你速去寫個小啟，知照眾人，請他們如要進雷祖香，可於廿三日進了，廿四日好早來，或者廿五再去進香。廿四是一定要早到社裡，不准去進香的。這日的席面通用素菜，你就同陽姑娘商量去。」佩纓答應著去了，蓮因笑道：「你們看佩姑娘倒忙呢。」秋鶴笑道：「詩社的提調不忙，誰忙？」韻蘭道：「還

有一說，當日曾說素雲、凌霄、馬利根、小蘭幾位姑娘要人代槍，現今我想這個倒也可以不必。誰能做，便做，不能做，便罷。本來是玩意兒，若把他當了寺政一樣辦理，三年必定要歲考，須辦一本卷的，這就俗極了。就是不能做，也由他自便。」喜珍笑道：「這麼著，真是寬大之政，我就可以賴考了。」韻蘭笑道：「是又不然，我們能哼總要自己哼幾句出來，從從眾人的興。若只圖性懶推諉不做，這便是賞荷請酒，與詩社的名義不合了。」說著，只見幼青那裡新用的大丫頭孟雲綃走來，笑說道：「莊姑娘在這裡麼？我們姑娘請你去，白姑娘、舜華姐姐都在那裡。」又見了蓮因在這裡，因笑說道：「姑娘還叫我請師太呢，一同去彈琴。今兒到巧，一同去罷，省得我走一躺了。」雪貞聽了就先同蓮因去了，秋鶴笑道：「物以類聚，好了這個，自然會知己的。」喜珍道：「舜華是誰？」韻蘭道：「湘丫頭的人。」喜珍想了一想道：「嘎，想著了，就是那日替太太掣籌的。嚇，他能操琴麼？」秋鶴道：「他新學呢！」喜珍笑道：「畢竟幾個上等丫頭好，肯向上，人也規矩，本領也肯學，韻姑娘的佩纜，何等用得？」秋鶴道：「現在進來的侍紅，何嘗不好？就是秀蘭那裡的級芳、珊寶那裡的玉憐，都是上等出色的。」喜珍道：「說起這等大丫頭，真是有好的呢！不要說別的，蘭生那裡的秋霞裳姑娘，呵呀，真正人家的千金小姊，都不如他呢。」韻蘭笑道：「我想起來了，這日，也想個法去請他來。」侍紅在旁邊接口道：「廿四這日，他到雷祖殿燒香，說本來要到園裡頭看我，我就留他。」喜珍道：「極好，你就陪著他到延秋樹罷。」韻蘭想了一想，便道：「好似玉憐同他結拜過姊妹。」侍紅笑道：「不是玉憐姊姊是他的遠房表姊妹，結拜的是級芳、舜華兩個姊妹同我一起的，還是今年三月底的事呢！」韻蘭道：「更好，你們幾個人留了陪他，不要放他走。程太太交給我的花神單，他也是有名的，恐防陽姑娘還要照相呢！」說著，忽見碧霄那裡差人來請喜珍去，喜珍便走了。

時過晌午，韻蘭就留秋鶴在幽貞館與侍紅三個人一同吃了飯，秋鶴看韻蘭替擬的一段花神祠駢體碑文，商議了一回，佩纜也回來了。天氣頗熱，韻蘭道：「新德軒假山洞裡陰涼，我們到那裡去？」秋鶴道：「你要洗澡麼？」韻蘭道：「不洗澡也好坐坐，我要問你話呢。」說著，就一同進來，到了清涼別境。果然酷熱都消，韻蘭坐在一張小涼榻上，秋鶴坐在洗澡的石牀上，佩纜立著笑道：「果然涼得很。」韻蘭道：「你和雙瓊姑娘商量好沒有？」佩纜笑道：「都妥當了，我就在那裡吃的飯，這回子我要寫字條兒去，知照各處呢！」韻蘭道：「好，你就去寫罷。」佩纜笑著回房去了。

此時侍紅叫了兩個小丫頭到幽貞館外邊去洗竹子去，韻蘭自己睡在小石牀上，把香藤席襯著，見左右無人，笑問秋鶴道：「你剛才當著蓮因說愛我服我，我要問你，到底怎樣服？怎樣愛？到得說說！」秋鶴笑道：「剛才當了他，怎麼好說？」韻蘭笑道：「現在沒人，好說了。」秋鶴道：「任憑差遣，水火不辭！」韻蘭笑道：「這是多情人的作用，不足奇。」秋鶴道：「以身相報，雖死不辭。」韻蘭笑道：「情之所鍾，義夫烈婦，尚能忍而為之，不足奇。」秋鶴道：「我前回說過的，我身上的一肌一膚一毫一髮都充實愛你的摯意。」韻蘭笑道：「這是愛之體，不是愛之用，我要你說愛的用如何？」秋鶴道：「無非上項說的以性命相許。」韻蘭笑道：「太甚，你既死了，便不能愛了。」秋鶴道：「焚香叩拜，如何？」韻蘭笑道：「還要深一層。」秋鶴道：「如臣之事君，子之事親，如何？」韻蘭笑道：「還要親近些。」秋鶴道：「自充斯賤，親滌溺穢，如何！」韻蘭笑道：「親近則已親近，還是平常！」秋鶴道：「我再想不出別的了，你要自己說罷！」韻蘭笑道：「我現在有一件事差你，你肯辦到了，方算是真愛。」秋鶴道：「你請說！」韻蘭吃吃的笑起來，秋鶴道：「為什麼又不說了？」韻蘭笑道：「難呢，你且把耳來，我同你說。」秋鶴笑著走過去，韻蘭也笑著向秋鶴耳上低低的說了幾句，秋鶴笑道：「題目雖然太難，我且學著。」韻蘭忽又想起一事，便向秋鶴道：「你先把山洞門檢上，再進來和你說。」秋鶴果然去閉了門檢好進來，韻蘭笑道：「你且坐著，等我睡一回子叫你！」說著，便閉著眼躺著打盹，不知韻蘭說的什麼話，秋鶴做的什麼事。不好擬議，姑且不表。

到了廿三這日午後，蘭生先來到幽貞館，韻蘭命同秋鶴、佩纜督人收拾秋樹，上面裝著兩個大風扇，四個機器西洋風搨箱，地上籠草蓆的地平，香金牛漆皮的椅墊。靠窗一排十六張簧式藤椅，十二張小楊妃藤榻。簷下兩邊一排十幾張小几，露台上張著一個元紡白花大遮陽，石欄杆把水來細細的措乾淨了，放著十幾個花鼓式的細磁凳。當中一只大理石的長橫桌，稍裡一只白石大圓桌，也放著幾個雕漆青州竹葉石面嵌螺机。荷花蕩四隻船，一律裝好，每船在外邊找了四個駕娘。彩蓮船裡也一律裝了遮幕，放著幾張琴桌，琴桌上預備了幾張琴。韻蘭的瑟也取了來，以備奏技。其餘如洋琴、蕭笛、鼓板、刀劍、文具，通預備了，窗口外面放著一張西洋彈子台。寒碧莊地方，韻蘭請秀蘭代收拾。延秋樹對面流杯亭西面釣月榭，也一律用了遮陽。大理石桌石牀石凳，諸事妥洽。韻蘭都去看了一回，已無異議，心中竊喜。向秋鶴等笑道：「你們辦事勤能，當記大功一次！」秋鶴笑道：「大人調度有方，卑職何功之有？」蘭生笑道：「最討厭你們的官話！」說著大家回去。次早佩纜梳洗完，雙瓊與蘭生來了，韻蘭笑道：「你們好早呢！你看今日這般太陽，想來不至於下雨了。但是前日議定今日男女兩處，蘭生可同秋鶴、蓮民到寒碧莊去，替我陪客，不叫不許來，來了要罰的呢，到膳錄時候再來找你，你先去罷。」蘭生道：「我們上半年還要坐一回船呢！」韻蘭笑道：「兩個船停在柳月潭，你們人數齊了，就去玩罷，玩完了，叫他們停到流杯亭岸邊，同兩個一起泊。」蘭生答應著，即刻找秋鶴、蓮民去了。韻蘭因問雙瓊道：「太太起身沒有？」雙瓊回道：「也剛起身，他是怕熱的，看了日色紅得很，說今日不能來了，謝謝罷。」韻蘭道：「吳太太不知來不來？」說著只見碧霄、雪貞也到，雙瓊接著道：「我們到延秋樹去坐罷。」碧霄道：「待我一句話同韻丫頭說了去！」因道：「我們太太說今日不來了，要找陽太太看牌呢！也不用送什麼菜，有新鮮的蓮藕送些去就是了。」韻蘭答應著，就命佩纜、小蘭同著眾人先去，自己命侍紅梳頭。一會完了，喝了一碗燕窩粥，派霽月去監工，伴馨看屋，自己方到延秋樹來。

只見佩纜監著幾個老媽子在那裡擦茶杯、茶碟及酒具呢，還有一個老媽子正在茶爐子裡生火。看池子裡都是荷花，空出一條水路，釣月榭下邊刪去一叢荷葉，留出清水，雙瓊、玉憐在那裡垂釣。珊寶、秀蘭也到了，珊寶即坐在彩蓮船西窗下嚼豈菱，唾在水裡喂游魚，引得無數小魚條來條去，聚在一處，搶吐下的豈菱吃。秀蘭則坐在南窗看玉憐、雙瓊釣魚，碧霄同著級芳、凌霄、雪貞四個人，在西廊外草地鞦韆架上打鞦韆，從花牆裡望還隱約可見。韻蘭初時不曉得，問了玉田生，方才知道。那玉田生同馬利根也早來的，馬利根在後面斗室中鼓弄風琴，其聲諷諷然可聽。玉田生在旁邊看著西洋字琴譜，當韻蘭走到延秋樹，大家笑道：「虧你是個園主人，我們倒先來伺候你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今日社主人不是我，我也是個詩客呢！」因到各處都望了一遍，只見史月紅、月仙姊妹同王小香在欄杆裡剝蓮花蕊為戲。看見韻蘭，便笑道：「社主來了！」韻蘭笑道：「我也並不是社主，我還要去看社主呢！」說著也不立定，便走了。一會又回頭問月仙道：「前日你說要搬出園外去養病，到底幾時出去？」小香道：「大約廿八出園。」韻蘭點著頭便去，方到秀蘭那邊立著，看池心裡濃綠如雲，荷葉裡的露珠兒晶瑩晃漾，荷花有紅的，有白的，有方開的，有並頭的，有結著蓮蓬的，那紫紅荷花受了宿露，迎著朝旭，亭亭在風中搖動，分外嬌紅。白荷花則另有一種清潔之致，凡開齊的花，好似嫁後的姑娘，分外豔麗。宛如微開笑口，要像向人說話的光景。未開的花，也如處女含苞，別具一般嬌羞澀之致。因向秀麗笑道：「有趣得很，你看濕雲一片，真覺綠到心裡來了。」

一語未完，蓮因、湘君、萱宜、柔仙都到，後面跟著舜華，又有萱宜的丫頭琴娘、柔仙的丫頭俊官、湘君的小丫頭補衲，手中都拿著水煙袋，佩纜笑道：「蓮姑娘、湘姑娘昨兒說過，今朝早來的，為什麼這個時候才來？我們姑娘同秀姑娘、珊姑娘都在彩蓮船。」湘君等一面走，一面笑答道：「都是去邀柔丫頭，等了一回子方到。」說著已到彩蓮船，珊寶笑道：「湘丫頭，昨兒蕭雲住在你那裡麼？」湘君笑道：「都為等柔丫頭，恐怕你倒是留了秋鶴。」蓮因笑道：「秋鶴是韻妹妹的人。」秀蘭笑道：「你不知道，韻丫頭把秋鶴過繼給珊丫頭了。」珊寶笑道：「就過繼秋鶴，也不似的，留著友梅不放他走。」柔仙笑道：「各位姊姊不用爭，你看他們蕩船來了！」此時舜華、萱宜也都倚欄坐著，只見兩隻船從彩春橋蕩過來，原來寒碧莊的男客都齊了，坐了船過來。蘭生向著釣月榭招手，秋鶴、伯琴、友梅都指手畫腳的笑，不知說些什麼，蓮民、蕭雲、仲蔚、隄士手裡擊著荷花。

船漸近了，芝仙、知三、介侯笑著，把彩的新蓮子擲到彩蓮船裡來，眾人皆笑著爭接。只見小蘭、侍紅同著霞裳來了，隨後便是素秋、珩堅、喜珍、幼青俱到，大家均立起讓座。萱宜、舜華還在那裡搶擲來的蓮子，月仙、月紅也在那裡。只聽船上高叫起來，眾人看時那船上已是七手八腳把一個人拉起來，知道一個人掉在水裡。佩纜也走過來，那邊雙瓊早已罷釣，眾人看拽起來的

人，恰是蘭生，霞裳就罵：「船娘沒心氣的東西！」便要走到釣月榭去。月仙拉住道：「姊姊去也不能跳到船上。」小蘭、侍紅道：「還了得，爺恐怕嚇壞了。」佩纓高叫：「你們好好的抱他，仔細釘子擦破了身體！」雙瓊一聲兒不言語，把兩手合掌了。秀蘭看他忽然改色，但默默的念佛。聽船上三笑向彩蓮船眾人道：「你們莫慌，他太得意了掉下去的。」韻蘭忙命人到春影樓去，把韓爺的第二只皮箱開了，去取一套夏衣來。只見蘭生拖泥帶水的在船上搖手，又說道：「我並不嚇，你們莫急。」珩堅等關切的人方才放心。不一回，衣服取來了，急送到船上，給蘭生換著。佩纓早已走到那一岸，身邊取了一瓶什麼藥，用帕子包子擲在船上，說：「你們把這個給他吃。」雙瓊在這裡點頭，想虧他想著給這個藥，霞裳高聲說道：「莊姑爺快把佩姊姊的藥給他吃。」伯琴把帕裡的瓶取出來一看，笑說道：「你看這是痧氣症裡用的紅靈丹，佩姊姊不知何故給他吃！」蓮因、韻蘭一班人聽見倒都笑起來了，原來是佩纓要給辟寒散，一時拿差了。蘭生笑向眾人道：「不相干，並沒什麼，你們莫大驚小怪的告訴人。」一面駕船，船娘已把換下來的衣服交給佩纓，轉給小丫頭洗去了。兩隻船也從浮玉橋開了過去，眾人方才放心。見文玉、燕卿、素雯陸續又來了，大家讓座，把這事告訴他。三人議論嬉笑了一回，碧霄、雪貞、級芳、凌霄早已過來。

韻蘭見佩纓事忙，又因蘭生掉水，佩纓驚了一驚，見他呆呆的想什麼，就也不去差他，命侍紅逐一數點，少不少。侍紅細細點了一會，一人不缺，回復了韻蘭。韻蘭只得叫佩纓來，把應辦社中之事，吩咐了佩纓，轉告雙瓊，雙瓊笑道：「我都不管，你做了全權大臣罷，什麼事都交給你，我不過應一個主名兒，省得再費心。」佩纓笑道：「今兒各位不獨入社做詩，還恐怕要姑娘合照一個相呢！」雙瓊笑道：「阿呀，我渾忘了，這器具沒帶來。」佩纓道：「珊姑娘那裡也有一副照相鏡，不知用得用不得？」雙瓊道：「不差，這副鏡我也借過，還好用。我們今日不知道要照幾個人，你先去問他們一聲。」佩纓便過去逐人問起來，那些丫頭羞澀不願照的甚多，佩纓恐怕結怨，回了韻蘭。韻蘭向眾丫頭笑道：「你們不拍照，將來不到花神祠呢！」眾丫頭大家不應，蓮因走來低低的向韻蘭說道：「妹妹可不必多言，只將太太交給你的名單對一對好了。」韻蘭便悟過來，命佩纓把願照的名字開寫，恰與單上相合，心中自是驚異，共計二十五人。佩纓向雙瓊說了，雙瓊道：「珊姑娘的只好照一尺二寸，這回最好照一尺六寸的片。你差個人去把我這照相器具取來，一只黑影箱一並取來。」珊寶道：「一尺六的乾片我還有。」雙瓊道：「乾片濕片還不要緊，都可用得。但一尺六寸的太擠，我有三尺四寸的乾片呢！」因又向佩纓道：「最大的乾片二尺四寸，我在衣櫥頂上，你差人去須要說明白。」侍紅道：「我去罷，叫明珠姊姊送來好不好？」雙瓊道：「你去更好，要一副大架子同黑箱大乾片，橫豎同明珠說了便知道的。」侍紅笑著去了，這裡佩纓吩咐預備了四個大冰架，又命人晚上預備著冰淇淋，彩了蓮藕，先送到太太那裡說：「前日太太說的，有一副花名酒令取來，恐防要用。」

丫頭去了，韻蘭、雙瓊也吩咐外邊長桌子上同彩蓮船裡流杯亭放著每人一個攢盒，裡邊十二樣糖食果點。一樣是白糖芡粉桂花糕，一樣是燕窩參粉八寶西洋乳酪餅，一樣是杏仁豆粉七巧酥，一樣是鴿蛋冰糖小薄卷，一樣是鴿粉雞油香腿炸包卷，一樣是冰凍芋薺藕水晶糕，這是六樣茶食。糖一樣是廣東薄荷香粉蓮子糖，一樣是檸檬酸煎香蕉糖，一樣是佛手片。水果一樣是新鮮雪藕，一樣是蘋蘋果，一樣是牛奶水晶葡萄。瓶架上放著百餘瓶荷蘭水，有薑汁的，有檸檬的，有薄荷的，有鹽水的。另有四五個老媽子閃在裡邊更替拉風，把這幾把風扇晃晃蕩蕩的不定。幾架風箱機器是雙瓊製造的，把來開了，非但風涼，還應弦合節的奏著細樂。

時將十一點鐘，眾人隨意坐臥，說笑吃喝，小蘭、侍紅同著幼芳、玉憐、霞裳五個人在流杯亭打雙陸，雙瓊拿著一根竹竿，竿上縛著一個小網兜，在池蕩裡撈小蝦。雪貞隨著雙瓊要奪這個兜，雙瓊不肯給他。韻蘭、珩堅叫道：「莫太玩，仔細也掉到水裡去！」雙瓊、雪貞那裡聽，雪貞還拿著一雙磁碗，舀了半碗清水，把撈起來的水蟲兒小蝦養在碗裡。馬利根、玉田生、碧霄拿著一枝細木桿在那裡打彈子，珊寶、秀蘭、韻蘭坐在露台口倚著石欄杆看文玉、萱宜釣魚，珩堅、素秋立在屋中看牆上掛的書畫，凌霄、舜華在那裡著象棋，蓮因、湘君在彩蓮船窗下著圍棋。柔仙一個人，反叉著手，立在西窗下呆呆的想什麼。喜珍同著雙瓊的大丫頭李明珠，在那裡看申報。幼青在彩蓮船操琴，素雯坐在窗口倚著欄杆數水裡的游魚。燕卿笑嘻嘻倚在素雯肩說什麼，素雯推開他笑道：「我不是姐夫，這麼熱天，把我當狗肉架用！」燕卿也笑著輕輕批他的頰，說：「我是莊伯琴，你怎麼發付我？」佩纓最忙，走來走去照應。珊寶手中持著一柄宮紗扇，上面畫著一翦蘭花，恰把胭脂點著紅心，上面題著一首七絕云：

雪根無處種相思，笑倚幽窗寫一枝。只恐素心人不識，故留脂點合時宜。

韻蘭笑道：「倒題得有趣。」珊寶道：「我愛這首好詩，所以畫這柄扇，題在上邊。」秀蘭道：「我上年看見一個客人扇上題畫的詩，與你這首詩又是一個意思，恰恰相反。」韻蘭道：「你記得麼？」秀蘭道：「我只記兩句，他畫的水墨芍藥，芍藥別名將離，他兩句極好，說寫出春風離別意，更無心去點胭脂。豈非又是說不用胭脂的好？」韻蘭道：「做詩第一要豐趣意思，有了意思，自然動目。袁子才先生說的，詩貴性靈，題畫的詩尤為要緊。」珊寶道：「七絕詩本來最貴神手，戛戛獨造；七律須雄渾，對仗須流麗；古詩須蒼老，或淡遠。」韻蘭道：「我常說的，五古宜淡遠簡潔，七古須蒼老堅樸，最忌堆砌。」秀蘭道：「做詩雖不禁用典，然一味的把典故來砌在上頭，便是死詩，索然無生氣了。」韻蘭道：「我做詩也不肯多用典故，與其用典用得不妥當，寧可白描。」佩纓聽他論詩，便聽住了，也接口道：「三位姑娘夫子，都在這裡，到底六朝以後，那一家是正宗？」珊寶道：「這個不能定，如少陵之沉著，李白之矯放，溫李之綺靡，玉孟之高逸，各成一家。譬如學技藝的，或作矢人，或作函人，到了登峰造極，各有是處，便各有正宗，不過最忌把做的詩作考據。我見現在餘太史的詩，他把箋經的法子做詩，便令人昏昏欲睡。」佩纓道：「經學本來與詞章相友，經學都講理旨，詞章都重風趣。」秀蘭道：「吾以為從詞章入手到經學的，經學必定好看。從經學入手到詞章的，詞章必定不佳。除非經學詞章一齊用功，方好。」珊寶道：「習經學的多輕詞章，習詞章的每迂經學。」秀蘭道：「也不盡然，你看秀水朱竹詒、太倉畢秋帆、儀徵阮芸台，經學詞章，都是好的。」韻蘭道：「竹詒太史的經學詞章，固然有日共賞，吾看文達還偏於經學，秋帆還偏於詞章呢！」佩纓道：「據我看起來，經學究竟不如詞章，詞章還可以疏濬性靈，經學了無趣味，若現在的經學家，抄襲前人唾餘，割裂聖言，簧鼓聚訟，非獨不能治國，抑且不能治身。徒守著幾部經學書，剽竊翻閱，自命通經，實在可笑。」珊寶笑道：「你本來也擬不於倫，把這些人說他經學，算他通經，只好通我們女姑娘的月經了。」說得秀蘭、韻蘭、佩纓都笑起來，韻蘭笑道：「通了珊丫頭的月經，可找人薦的官幕裡去看經學捲去！」

秀蘭方欲說話，只見照相架子同酒令都拿來了，眾人就大家聚攏來。有個說要各人分照的，有個說要分幾張照的。燕卿道：「究竟合照的好。」喜珍道：「我前在杭州城隍山，請一位美國人照的相，隨照隨有，不過一點鐘工夫，就有了影了。他說是近來的疾照的新法，不用把片子洗的。」雙瓊笑道：「我的法比他更好呢，連馬姑娘也不知道！這個法是我教他的。」韻蘭笑道：「那更好了。」雙瓊道：「我來對準了光，誰不照的來揭鏡蓋。」珊寶道：「這個也不容易呢，要知道這個理，揭過的，方妥。」大家都說不懂，雙瓊向明珠道：「你說不用照，還是你來揭罷，就照上回照老爺的法子！」明珠笑道：「恐怕弄差。」雙瓊道：「你也看見我照得不少了，就照這個樣揭兩個字，因為這個鏡光快，不能多揭。你念了兩個字，便掩了。」於是教了一次，明珠笑著點頭。馬利根就替雙瓊把這些姑娘們都在簷下排坐起來，分為三層。後一層立在小凳上，中一層立著，前一層坐著。衣摺面孔方向手足都排正了，雙瓊在鏡中望著，說左便左，說右便右。又道：「你們大家要帶些笑意，否則不好看！」排了好一回，光方對準，馬利根也去立著。那排的位次，也都照著程夫人的單子上的。雙瓊蓋了鏡，把片子放好，方去坐著。明珠來揭了鏡，果然兩個字便掩了，大家方散。雙瓊便取出來，把架子命人歸好，在黑箱中揭了影，上了金粉藥水，用新法洗起來，把電法印入，另上了一次現影精光水，這是新法。果然蛋紙上影都現了出來，大家神采如生。佩纓喜歡得了不得，雙瓊便取去放在陰處候乾。天時酷暑，不多一回，便乾了。就把明膠水來向厚紙上裱好，果然一點鐘時候通通好了，便供在延秋樹裡面供桌子上，大家去看，無不神肖。

彼此議論嬉笑一回，已是十二點鐘了。佩纓急命把攢盒收去，擦桌末凳，排起席來。是雙瓊定的主意，席面不分，都向外排著一字兒長桌，各人各用小碟小碗，隨意吃喝。這時候要定一個首席，韻蘭就推蓮因，蓮因道：「此次一坐，將來祠中就照這個坐次了，不可僭的，我們不如大家拈鬮，誰拈第一，便坐第一。誰拈末位，便坐末位。將來祠中就照這個位，這算是天定的。你們以為

如何？」眾人都說道：「通極！」佩纒聽了，便去寫了二十四個紙鬮，說：「我是要做令官的，不能拈。俊官是要監酒的，也不能拈。我自己定了，在西邊向東橫坐，俊官在東邊向西橫坐，其餘奶奶姑娘都要拈的。」珩堅笑道：「還定得妥當。」素秋、喜珍命把二十四個位子排准了，兩邊放著兩個位次，是令官監酒坐的，其餘一律朝南。佩纒便把紙拈放在一個刻竹筒裡，蓮因接了去笑道：「我來向筒裡頭通誠通誠，眾位就是拈了末座，也莫翻悔。」眾人笑道：「拈定的有什麼悔？就是不拈定，要派誰坐在末位，也可使得。只不要拈著首座的，將來花神祠供像又要推讓不肯首坐起來。」韻蘭笑道：「這回拈定了，大家不悔就是了。」珩堅笑道：「我聽得我們太太的意思，要准韻姑娘做祠中的總花神，這回子倘然拈著首座還好，倘然拈了別座，誰拈首座的要同他換呢！」韻蘭笑道：「這個不能，誰拈著首座，只好誰坐首席，後來祠裡也照這個。」湘君笑道：「只你悔。」韻蘭道：「不能悔，也不准悔的！」素秋笑道：「既然我們公議了，就照前議罷。」蓮因道：「果然如此最好。」於是把這個竹筒看了一看，湘君笑道：「你搗鬼麼？」眾人皆笑了，蓮因笑著，把筒仍交佩纒，笑道：「誰拈了第幾位，就去坐在第幾位上，不得紛亂。」喜珍道：「知道的了，你請大家拈罷。」佩纒道：「誰先來拈？」雪貞笑道：「我先拈，但不要拈第一位。」於是拈了一個，取出看時，笑道：「還好。」未知拈的第幾位，且暫時擱筆。